

臺東原住民螃蟹文化初探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Indigenous Crab Culture in Taitung, Taiwan.

劉焜錫 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Liu, Chiung Hsi Life Scienc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真柄部落用茅草裝漁獲

應 國立臺灣博物館季刊編輯之邀請，本人整理自己在臺東零星蒐集的原住民螃蟹文化資料，以回應《臺灣博物季刊》的「螃蟹特展」，期待未來各部落盡速建立部落誌，並羅列動植物等生態環境方面的文化。

螃蟹神話

在臺東原住民的世界裡，螃蟹也是一類成員，南島語普遍稱其為kalang、gang，再細分為各種。Katipul(知本)部落的創生神話中，五個兄弟姊妹被沖上岸，兩個人被推上去當太陽和月亮，三個留人間，其中一對兄妹剛開始時生殖魚、蝦蟹及鳥等，後來才知近親禁忌而改良作法，結果生了石頭，再由石頭孵化成黑、黃、白種人(曾建次，1998)。

蘭嶼潮間帶螃蟹文化

一種生物能成為祭儀主角，代表其非常重要，例如小米、稻米、野獸、飛魚等。螃蟹成為祭儀主角的

情形並不普遍，我僅知道蘭嶼才有。董森永(1997)在蘭嶼漁人部落的歲時祭儀中，特別有螃蟹祭、第二次螃蟹祭，「螃蟹祭(Minganangana)就是妻子慰勞丈夫捕魚的辛苦，族人很久以前就指定這個日子慰勞丈夫、給丈夫吃最好的東西，有芋頭糕有螃蟹」。「丈夫很辛苦划船釣飛魚和鬼頭刀，這期間妻子到處找螃蟹貯存在鍋裡飼養為了今天食用」。

漁人部落的希·滿棒小姐(董美妹)在漁人部落的生活經驗，螃蟹是他們婦女經常捕獵的對象，因此我曾經在1998年1月至6月間指導本校學士後師資班學生黃春菱、蘇峰民同學，在滿棒小姐的協助下，訪談漁人部落的廖謝玉美、顏文花、林惠貞三位女士及謝加雄、楊進展兩位先生，讓我們終於一窺該部落深厚的螃蟹文化。在潮間帶採集的6科25種螃蟹，部落均有命名，名字大多與外觀或行為有關，例如底棲短槳蟹稱為Taripcipan，乃本種在看到人時，會舉起其利螯夾擊，看起來很兇；而如果名字後面有加anitu的，就是代表不可食用、有毒或不吉祥，例如瘤突斜紋蟹(Kanatui nu anitu)、火紅皺蟹(Cinem nu anitu)、肝葉鰻頭蟹(Cinem nu anitu)、肉球皺蟹(CituR nu anitu)、瘤突斜紋蟹(Kanatui nu anitu)、光輝瘤蟹(Nanadang nu anitu)及灰青近扇蟹(Katu)。

採集螃蟹通常是女人的事，多半結伴活動，再把收穫集合起來，按人頭平均分享。大多利用晚上去採集，因為螃蟹受到燈光的照射，會受驚嚇而停在原地，較容易捕捉。不過，林投叢或樹木茂盛處往往是墳場，最好不要去。男人通常在其妻子懷孕或育嬰時才去抓螃蟹，在小孩剛出生後四至五天，必

須捉到細紋方蟹(Valakawan)，如沒有，表示小孩將會夭折。第一眼就看到環紋金沙蟹(Kaluluk)，代表小孩像此蟹名字一樣會長壽；而看到長趾方蟹(Palatpatan)則是祝福小孩能像此蟹一樣的勤快、有精神、娶到好老婆等。但如果第一眼即看到四肢不完整的螃蟹、或海鰻或醜陋的海洋生物，表示他的小孩容易早夭，或者未來將會不幸或不順。

小孩是家庭的重心，育嬰婦在小孩滿週歲以後，第一次至潮間帶捉螃蟹，需穿著披風禮服。且採集完時需在海邊呼喚她的小孩的名字，以便召回小孩的靈魂。為了孩子，孕婦食用螃蟹有特別習俗，食用一盤內含多種的螃蟹，首先要吃長趾方蟹(Palatpatan)，依序為瘤突斜紋蟹(Kanatui)、白紋方蟹(Ngunyud a Kalang)、細紋方蟹(Valakawan)，吃完之後才吃連額短槳蟹(Alimangu)、褶痕厚紋蟹(Kaiipet)、光手酋婦蟹(Mavala su mata)、隆背瓢蟹(Civet)、廣闊疣扇蟹(Cinem)、環紋金沙蟹(Kaluluk)、小厚紋蟹(Ngangalepkep)及底棲短槳蟹(Taripcipan)等其他蟹類。怕小孩缺手缺腳，孕婦不可吃身體不完整的任何螃蟹。甚至連育嬰婦都有螃蟹禁忌，在小孩滿週歲時才可食用瘤突斜紋蟹(Kanatui)；小孩滿二十歲她才可食用裸掌盾牌蟹(CinRa)。

男人比較愛打架，但在蘭嶼通常見血即止。為了減少男人打架，男人最好不要吃下列三種螃蟹。褶痕厚紋蟹(Kaiipet)在潮間帶行動時，會繞著岩石跑，好像男人打鬥會一直繞著對方，或仇恨時會跟蹤對方，像這種種螃蟹一樣。但打鬥結束或達到目的時，勝利的一方則可食用此蟹。光手酋婦蟹(Mavala su mata)是因它的眼睛紅紅的，好像男人打鬥或忌妒別人時，眼睛紅紅的；而隆背瓢蟹(Civet)有陷害之名，吃牠易被陷害。

老人才可食用司氏酋婦蟹(Kaprupru)，因為其肉質好，表殼粗糙有突起，像老人皮膚一樣。老人也可

吃毛足陸方蟹(Kakamaw)、花瓣蟹類(KarcirciP)、銅鑄熟若蟹(CituR)，吃完後，口腔會有澀麻的感覺。

我比對張燦穩1991年蘭嶼椰油(yayo)部落的40種螃蟹文化，發現10種螃蟹與漁人部落具有相同學名中，僅細紋方蟹的名字近似，可見蘭嶼各部落螃蟹文化差異很大。東清(Iramilek)部落有些地名用螃蟹命名，聚落旁有以瘤突斜紋蟹(Kanatui)的島嶼和kotat蟹命名的海岸，遠一點的地方有個地名叫tatos，是一種螃蟹的名字，現在被標示為雙獅岩。

東海岸部落的螃蟹文化

東海岸原住民也經常捕食螃蟹(阮文彬、劉炯錫，2000；林正春、劉炯錫，2000)。本人在1997年間與都蘭國中林正春老師一起調查都蘭部落的海洋生物文化，共記錄15種螃蟹。除了環紋金沙蟹(diapulaykalan)不吃外，其餘12種都可食用。通常在退潮時去採集，抓回來後鹽醃生食或煮食，現在比較流行直接冷凍，再解凍煮食。可以生食的種類有粗糙酋蟹(kmatay kalan)、條紋方蟹(kumodcay kalan)、條紋方蟹(kumodcay kalan)、拉氏石瓷蟹(ciwilay kalan)。需要熟食的有粗腿厚紋蟹(kumoruhay kalan)、光手酋婦蟹(kalaacay kalan)、細紋方蟹(kalikihay kalang)、無刺短槳蟹(cilulukay kalan)、紅斑瓢蟹(tamalang)、字紋弓蟹(d'eku)、痕掌砂蟹



字紋弓蟹與棕塘鱧、日本禿頭鯊、鱧鰻都是真柄部落河口的重要漁獲

(kakihiw)、紅點黎明蟹(hilihili)、旭蟹(tanikay noliyar)，以及鋸緣青蟹(kudipay kalan)。

本人在2005年調查都蘭部落北邊的`panifong(興昌)部落的溪流生態文化(劉炯錫等,2006),發現他們也經常捕食溪流的螃蟹與魚蝦、螺類、蛙類。食用的溪蟹包括字紋弓蟹(culolong)、臺灣絨螯蟹或毛蟹(kahemid)、印痕仿相手蟹(kumurohay)、拉氏清溪蟹(kahngangay),以及灰甲澤蟹、雙色澤蟹(kalaacay)。其中,拉氏清溪蟹(kahngangay)需要煮熟才能吃。本部落在碇橋溪口有個地名叫做cikalohay,因為有泥岩kalo,因此有很多招潮蟹,叫做podet。

長濱鄉真柄(makrahay)部落北側的溪流有一處叫lakalang,就是直接以kalang來命名,螃蟹和青蛙特多。臺東市志航基地的石川、富岡(Kaukauwasang)部落將卑南溪口北側的海邊稱為talacayan,那裏林投(talacay)特多,是很多寄居蟹(lakuikuiay)棲息的地方,人們會來這裡抓寄居蟹當餌料去釣魚。

縱谷與山地部落的螃蟹文化

臺東縣東海岸與花東縱谷都有被歸類為阿美族的部落分布,他們都很親水,在花東縱谷則常漁獵,本人在1998年間曾與臺東師院學生阮文彬同學調查其關山鎮德高(takoban)部落的漁獵文化,其有milaklaw的夜間捕捉法,專門來抓螃蟹和青蛙。因青蛙和螃蟹只有在晚間才出來活動。捕捉方式是彎著

腰一手握住火把,一手待捉的姿勢,腰部綁著kopid(魚簍),輕輕的往前走,見到獵物,迅速前捕,將捉到的獵物裝入kopid中。

臺灣山地螃蟹文化方面,1996年我訪問調查被歸類為排灣族的大武鄉大烏村(patchaval),他們統稱螃蟹為gang,毛蟹(臺灣絨毛蟹)稱為tjibangu,字紋弓蟹稱為sigidi,紅蟹(拉氏清溪蟹)稱為kapana;捕到的魚蝦蟹都可以煮湯或用火烤來吃。當lahei(臺灣欒樹)的黃花轉成紅果時,表示捉毛蟹的季節到了。吃毛蟹時,腳肉也要食用,才不算浪費。記得1995年冬,我由金峰鄉蔡實前鄉長帶領去太麻里溪上游的比魯溫泉,晚上過夜時,他用乾枯的五節芒莖做成火把,同行五個人,一人抓到一隻,清煮後,一隻大概吃半小時,連八支步足的肉都得吸乾淨。我在臺東推動公元2000年為南島元年,因為生態調查發現



字紋弓蟹是東海岸部落常吃的蟹種



臺灣扁絨螯蟹(毛蟹)是深山部落的最主要的漁獵蟹種



拉氏清溪蟹是深山部落愛吃的螃蟹,可作小米糕的配料



印痕仿相手蟹是東海岸沙岸的實用蟹類



真柄部落居民在河口用石塊和茅草堵水以利竭澤而漁



真柄部落的石頭火鍋



好喝的石頭火鍋湯

臺東縣達仁鄉大竹高溪的毛蟹特別多，乃與土坂國小合作推動毛蟹季，每年四月相思樹開滿黃花時，毛蟹抱卵，這是他們最愛捕毛蟹的季節，將毛蟹與臺灣胡椒(livanger)的葉子一起煮來吃，是該部落甚為推崇的美食。

卑南鄉達魯瑪克(Taromaq)部落在小米收穫祭時所做的小米糕，通常會放些螃蟹做餡料。為了抓螃蟹，他們會採集LangoLaocu(駁骨丹)，將其莖葉汁液搗出來，倒入小溪，很快就可以撿取螃蟹和蝦子了。卑南鄉的初鹿(Mulivelivek)部落也愛吃螃蟹，他們稱雙色澤蟹為pakataliu，意即懶惰，在溪床被挖到時，不太會動。藍灰澤蟹叫mukasa pakataliu，是最懶蟹之意，因為更不動。毛蟹(臺灣扁絨螯蟹)稱為karang，字紋弓蟹稱為levek tulinak，都是好吃的螃蟹。拉氏清溪蟹稱為kalinaang，很會挖洞，必須煮後才可咬碎吞吃。至於高山型的布農人則沒有捕食螃蟹的習慣。

保存珍貴的部落螃蟹文化

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部落才是原住民文化的基本單位與傳承載體，我們過去常以族別看原住民文化而簡化了臺灣複雜環境所孕育的多樣文化。蘭嶼各部落對螃蟹名稱不同，同理東海岸各部落的螃蟹文化也很有差異。山地部落間也是如此。簡言之，要保存文化應改以部落為單位。由此可見，本人在臺東的生態文化調查還很初步，需要更多有志之士協

助一個個部落建立其民族生物誌，以保存這些經眾人日積月累的文化。

蝦子和螃蟹是較近似的水生動物，在這裡最後分享一則射馬干(kasabakan)部落有關蝦子回家的傳說。「很久以前，我們部落曾住在現在知本森林遊樂區上方，叫lumingan。有一天大量的蝦子進到村莊裡，祖先們認為魚、蝦、蟹都是我們的親戚，他們既然回來了，我們應該要遷村，把這裡還給他們」。希望臺灣山海野地能早日回歸原住民部落自治。

參考文獻

阮文彬，2012。Tokaoban的漁獵文化。新武呂溪魚類保護區專書(劉炯錫編著)。臺東縣政府出版。
阮文彬、劉炯錫，2000。臺東縣成功鎮宜灣部落阿美族海洋漁獵活動之調查研究。東臺灣原住民民族生態學論文集。東臺灣研究叢刊之四：65-80頁。
林正春、劉炯錫，2000。都蘭灣阿美族海洋生物之辭彙與用途之調查。東臺灣原住民民族生態學論文集。東臺灣研究叢刊之四：53-64頁。
張燦穩，1991。蘭嶼椰油村雅美族人漁場利用形態。師大地理所碩士論文，218頁。
曾建次，1998。祖靈的腳步。晨星出版社，178頁。
董森永，1997。雅美族漁人部落一歲時祭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60頁。
劉炯錫，1999。野生動物的傳說與信仰。大自然季刊64:22-29。
劉炯錫，2000。臺東縣卑南鄉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傳統有用植物之調查研究。臺東師院學報11-1，29-60。
劉炯錫、黃春菱、董美妹、蘇峰民、施習德，1999。蘭嶼漁人部落潮間帶螃蟹文化之調查研究。臺東師院學報10:201-214。
劉炯錫、潘世珍，1996。大鳥村排灣族野生植物語言與用途之調查研究。臺東師院學報7:113-126。
劉炯錫，2003。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研究第一期：花蓮縣及臺東縣，期末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69頁。
劉炯錫、呂縉宇、鄭淑芬，2006。東河鄉羊橋集水區自然生態工法環境調查及規劃總結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五工程所委託臺東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執行。
潘世珍、劉炯錫，1996。大鳥村排灣族溪流漁獵文化之調查研究。東臺灣研究創刊號105-116。